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目錄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序	羅常培
中國文字問題的迫來	杜子勤
日本羅馬字運動史略(未完)	李育華
關於發起漢字改革會之聲明	陸光奎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序

羅常培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見這部原稿的時候，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的晚上。那一天建功打電話約我到他家吃晚飯，他就拿出這稿子給我。那時雖然只寫成了前兩章，而全書的體例和他的着眼點所在，已然可以看得出來了。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他能跳出音韻的圈子來講音韻，而結果却語不離宗；他不單要建設中國語音史的系統，而且有構成中國語言史的企圖；絕非能貫通音韻三方面的，不克負擔這個使命！所以我對這部書的初次印象，就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八個大字。

現在這部近三十萬字的大書已然完成了。我從頭到尾又細讀了一遍，覺得在上文所說的以外，還有兩點值得喚起讀者注意：

第一，這是一部能表現自己的書。——作人要有個性，作書也要有個性。凡是根據自己的觀念，運用自己的方法，組織自己的材料，而不因襲別人的，無論如何也得算是一部好書。咱們且翻開原書來看，他所列舉的材料一共有十類：

甲，文字之假借及諧聲者；

- 乙，文學作品之有韻者；
- 丙，反切及直音；
- 丁，古韻法及聲韻記；
- 戊，韻書及韻學書，字典；
- 己，古今方言；
- 庚，中外譯音；
- 辛，連綿詞及古成語；
- 壬，漢字支音；
- 癸，同語族語；

試問現在已出版的音韻學著作，有那一本能像他這樣兼蓄並包？再看他所用的方法，雖然自己說是：「祖述前賢成法，參尋一己意見」，然而他在「分部」一節提出「聲韻兼顧」「時地對辨」和「著重語言」三點意見，在「書音」一節列入「沿革比較」，「連綿詞及古成語釋音」和「語根轉變考釋」三種方法，都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至於「論變」一節的「音軌原則」尤其是獨抒胸臆的創見！儘使他能本着這種勇於假設的精神，更去搜集充實的證據，那麼單是「音軌」就可以成為可傳之作。恐怕戴東原地下有知也覺得「轉語」不傳不算是可惜的事！咱們凡是認識著書的人應該知道他是個性很強的，讀了這部書之後是不是也有「如其人！如其人！」的感呢？

第二，這是一部能提出問題的書。——真正能啓發讀者興趣的著作不在乎有許多武斷的結論，而貴乎提出一些切實的問題，並且指出牠們的解決方法。因為研究的動機是由疑難促成的，沒有疑難就不能得思；不能得思，就難學問進步。所以一部嚴學或說者無遺見的書，只可以勉強為初學指示門徑，而不能給受過相當訓練的人作研究指導。這部書的前五章提出好些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了好些處理問題的實例，最後在第六章裏實列出二十個實際問題，供讀者們參考，真正聰明的人，一經啟發，隨便就可以提出一問題去作精進的研究。

中國文字問題的迫來

杜子勤

時代是最不留情的東西，牠要飛行的時候，牠會使左右的東西「草起紙旋」跟着牠一道跑，如果牠需要，牠會使靜坐了幾千年像石頭般的東西在空中作「草裙舞」！中國文字問題現在也被牠逼得一步緊一步，因而「中國新文字問題月講」的材料源源而來，並且在最近的幾年內，怕是要更加多，原因是，逼得更緊，談論這問題或推行這件事的人勢必更多。

不用說別的，單是「聯綿字帶」和「音軌例證」就可以寫成兩部大書！我輩讀書得閒的人不可忽略了這一點。

著者在開宗明義已然聲明：「假使是實際要之意味的敘述，無論如何目前都沒有辦法完成這種宏願。所以現在所謂古音系必得聲明是：對於如何擔負完成中國語音學史工作使命的討論和報告。」但是據我看起來，這部書既然有上述的兩個特點，自然可以感召一些聲應氣求的同志，那麼對於「宏願」的完成恐怕也就為期不遠了。企予望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十二時。羅常培寫於上海小南門。

蘇聯在海參崴已經製定出「拉丁化中國字母」，並且印發讀本、文法、字典等十萬本；「拉丁化蒙文」也早已有人製定出來了，並且有人在那邊作有規畫的運動；你聽見這些消息，你如何不着急！鄭州開海鐵路上的工人有不少已經學會了「國語羅馬字」；山東、天津、國語羅馬字訓練班不斷的在進行着；河南建設廳裏的農村合作指導員訓練班及農業指導員訓練班都加添了「國

語羅馬字」的功課；他們（訓練班的學生）是要被分發各縣，到鄉村去工作的。料想不久河南有許多農人也學會了「國語羅馬字」；你聽見這些消息，又是如何的使你驚異。無線電的廣播，近來漸漸推廣到各省各市鎮以至於各學校，國產有聲電影，近來也陸續出產，這些都急迫的需要標準的國語（上月二十六日大公報社論「電影及其教育效能」中曾提到這個問題）；你看見這種現象，你如何能無視不問。記得兩年前有人主張「統一國語的事放在五十年後再說」，這是如何的荒謬時代，今天你可以看得更顯明。但統一國語，「嗚呼的漢字」能負起這重大的責任嗎？你想到這裏，你又如何的感覺到中國文字問題的迫來。你不改革，別人來代你改革，你不提倡，有人在認真的提倡，你想等候時代，無奈時代可並不等候你！

可是我們的名人賢士怎麼樣呢？好像不會知道這些消息，也不大注意這些事情，至少可以說，大部分是如此。現在有人正關着的題目是：（1）汪懋祖先生在南京長篇大論的寫他的「中小學文官運動」，大誇其文官的美妙。（不知道胡適之先生看見作何感想！）（2）陳光奎先生在北平製定他的簡字運動五步計劃。汪先生的大文見上月的中央日

報，有吳研因先生的駁解，想來大家都已知情，不去說他了。陳先生的計劃是最近發表的，或許有人不會見到，這裏要抄錄一段大公報給讀者看看。

「——陳光奎君為完成簡字運動計劃，共需經費四萬五千元，進行辦法計分五步，其最主要者（一）改作簡字書舊稿四種，共需經費約四千元。（二）印書六種，共需印費約一萬二千元。（三）製備簡字鋼模六種，共需款約一萬。（四）製備簡字印刷所，購用印刷器具等物，共需款約一萬元。（五）簡字印刷所開辦費及宣傳費等，共需款約四千元，總計共需經費約四萬五千元，果有此款，則作者自敢切實保證，五年內，簡字可以小成功，至遲十年內，簡字必能通行——（五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這段新聞的前邊還說到胡適之等「聯合西京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陳光奎等，發起漢字改革研究會」，第二天（二十八）胡適之先生就在世界日報上聲明，他並非發起人，他只處贊助地位，可見前邊那段新聞有點不可靠，所以這裏也略而不錄了。

當新教育的時代思潮湧進來

的時候，某私塾先生居然掛起小黑板，要站着給他的學徒們講詩書，論文章，我們對於這位私塾先生不能不肅然起敬，因為黑板確實有用處，站着講書也確實比坐着好的多。這種便利的獲得，費去了他不少的努力，而且一般的說來，總算是有功勞，有勇氣之士！但是這種辦法我們還不能叫他做新教育，這種辦法還不能適合時代的思潮，因為這不過是局部的改革，不是整個的，徹底的。新教育不僅是重在「怎樣講」，還重在「講什麼」這問題上，何況那單單是立在黑板旁講書，離「怎樣講」那問題實在還差得遠呢。陳光堯先生近幾年來對於簡字的勞苦，和那只知道立在黑板旁講詩書的私塾先生實在很相像。試問簡字不仍舊是「啞叭文字」嗎？牠能適合現在統一國語的需要嗎，簡字不仍舊是象形文字的流亞嗎？所有象形文字的重要缺點，如難排，難查，難記，難念，難認等，不仍舊——存在嗎？牠能適合「時間黃金貴」的時代嗎？牠能抵禦住這個拼音文字將要取一切象形文字而代之的大潮流嗎？我們不必再向陳先生頭上澆冷水，說注音符號由政府的命令，學者的提倡，名人賢士的宣傳，花了約有幾十萬元的款，推行了二十餘年，到了今天還經成功的時期尚遠，簡字的推行，就牠的本身上看，不會比注音符號容易了多少，陳先生竟以四萬元，十種書，一座簡字印刷所，就期於五年內小成功，十年內大成功，這只可以為捐款關係，故意說說宣傳罷，事實上恐難辦到；即退一步說，四萬元確能拿到手，五年內確能小成功，十年內確能大成功，試問花了這

許多錢，費了陳先生這麼大勁兒，成功了這麼一種不能適合時代需要的無用的東西，要牠幹什麼？這不過如林語堂先生所說，「欲延長漢字的生命而已」（見論語半月刊三十一期），別還有什麼用處？陳先生只幻想十年成功，還不會想到幾年存在吧？如果牠存在的時期也不過十年或二十年，那麼一年修屋，三年倒塌，這種勞力實在太可惜了。時代的迅速往往使人意想不到，民國七八年間，幾個教書先生列出來的「新式標點符號」，幾年工夫全國通行，到了去年竟而政府的公文布告一律採用，這在當初有誰能料得到？民國十六年，北平的某附中主任還嚴厲執行開除剪髮的女生，現在全國竟少見帶髮辮的女生了，聽說某主任現在自己也剪了髮，牠在當初又何曾想得到？這是因為什麼呢？為時代的需要，為時代的不允許你不如此。如果按簡字存在二十年來說，那時已到了民國五十

三年，三十年以後，誰敢說這世界要變成什麼樣呢？不知以後，當知從前，三十年以前，八股文剛剛放下不做，康梁輩主張立憲，那時能想到變成今天的局面嗎？總之，陳先生的勤苦精神是令人佩服的，陳先生的努力未免可惜，為敬愛之故，我忍不住就一直的說出來了。中國許多事情總是這樣：最初總不肯承認時代的需要，只想改良一下子，擋擋風寒，遷就過去，後來是「不服教師（大力士）挨打打」，到末了還得追着時代走。現在對於文字問題又是老牌氣改不過來，想照着老道播，不服氣什麼時代不時代，挨打打的事也總不獨在心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什麼不早為之所，要等挨打呢？事急矣，「拉丁化」的勢力已外侵而內發，賢明之士當認清時代而努力！

1934.6.2 閉封。

日本羅馬字運動史略

李育華

日本日常所用的文字，是由三千多個漢字，和五十一個字母（日人稱之為假名，以下用假名二字時，均指日本國音字母而言）所組成的，恰與我國現代的文字，是由日常使用的八九千個漢字，和代表音素的注音符母所組成的相仿。其文字形體之多，學習之難，書寫之不便，在世界各國的國語中可首屈一指。所以日本的有識之士，為增進教育的效率，和節省努力的浪費起見，從早就有假名國字，和羅馬字國

字等國字簡化的運動，因為他們的國字運動的目標與我們羅馬字運動的目標，都是相同的。而且他們的國字運動，雖然在過去有一點複雜的歷史夾雜在裏面（即後述之假名國字論運動及新國字論運動等），但是現今已經完全趨向於羅馬字運動。所以他們今日的羅馬字運動的性質，與我們的羅馬字運動的性質，在原則上與事實上幾乎完全相同了。因此，作者特把日本的羅馬字運動史略述於後，也就是認為它

復有供我們參考的價值。

日本在慶應二年（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男爵前島密氏為促進教育普及的效果，曾向當時的德川幕府，上一廢止漢字的建議書。其內容略謂：

國民的教育是國家的根本問題，教育之能否普及，與一國之興衰有莫大的關係，想要普及教育，必須用簡易的文字代替難解漢字。因為簡易的文字，不但便於學習其他高深的學科，而且可以免去理解難澀迂遠的文字的痛苦。如果吾人能把漢字廢除，改用西洋的音符字，以實施教育，則將來在日常的公文書中，把漢字完全淘汰淨了以後，不知可以免去多少無益的煩雜，豈不便利！

至明治二年（清同治八年，一八九九）五月，復有南部義壽氏，本其愛護國語的熱誠，而著「修國語論」一書，其着眼點是：提倡國語之獨立，及促進國語之發展。雖至今日，其主張尚不失為國字論（包含羅馬字國字論及假名國字論等）者的重要理由之一。今摘要照錄（南部氏文原是漢文）如左，以為參證：

方今之為學者，或漢，或洋，捨其本而唯務其末。是以解國語而通於國典者甚鮮矣。其至如此也，非學者之罪也，政使之然也。（中略）是以國語日失，而海內異辭，言語始不能通，是語學不明之由也，是可謂文明國哉？如此而不止，則堂堂皇國之語，或變為英，或為漢，為法，為蘭，混雜廢滅，將至不可分辨，可堪慨哉！然

深察此理，而不可不起易學之學，而立令先務修國學之策也。苟欲成之，莫如假洋字而修國語也。雖然世人泥於因習，則必將謂不可也，若平心察之，則有至理在焉。然則斷然用之亦可也。

這種論調發生以後，國字論隨之而漸漸的發展起來。其中共分兩派，其一，是羅馬字國字論派；其二，即假名國字論派。這兩派的同志亦逐漸增多。一直醞釀到明治十五年（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四月先構成羅馬字運動者的大同團結。明治十六年假名國字運動者相繼也結合起來了。明治十七年已經正式成立了日本羅馬字會。除去發行機關雜誌而外，在日本各地復設立了許多的羅馬字會支部。對於宣傳，及徵求同志的工作，極其熱烈。但是不幸因為立論的着眼點很幼稚，偏於理想，缺乏確實的根據，所以他們在實現推行羅馬字的時節，所有工作多歸於失敗了。原來漢字在日本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一般人對它本就有相當的成見，再加上當時日本的文與言迥不相同，言文一致的運動又是羅馬字運動所必經的過程，所以無論他們宣傳的熱度如何高漲，一朝一夕也難以成功。何況他們的理論又幼稚，對於實施方面又缺乏經驗，所以他們當時的失敗並不是奇。

但是對於國字論最致命的打擊，並不是內部的原因，確是因為他們的運動過於熱烈，而引起來的外部的反動。就是當時的國粹論者，硬說漢字是日本的國粹，主張廢止漢字的全是不愛國的份子，結果僅行一時的國字運動，遭遇了這種不識大體的謬

論，就土崩瓦解了。這確是日本羅馬字運動史中一段可惜可恨的悲劇。嗣後國字運動的熱潮，先轉向於言文一致的運動，逐漸把國粹論者的反動克服以後，又歸到國字問題，產生一種以十九個字母為音字的新國字論。繼而又成覺改良日本國字，終不外乎廢除漢字，而採用羅馬字或假名兩種路徑。因此新國字論竟無形消滅了，所剩的只是研究過去國字論者所以失敗的原因，和研究羅馬字與假名的優劣的問題。

（待續）

關於發起漢字改革會之聲明

陳光堯

我於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由平來滬，至今已有一月。忽於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中，見有北平通信稱：吳稚暉，錢玄同諸先生在不發「漢字改革會」，並列胡適之，周作人兩先生及我本人為發起人云云。按此會徵求會員書確為我所擬，早已刊入拙作「簡字論集續集」中。但吳錢胡周諸先生為「發起人」一節，想係各先生「贊成簡字運動」之誤。因為至今尚未以組織此會之事向各先生徵求同意，即使各先生願意下就發起人，亦不及加入故也。此會我會函請原報更正，但至今未見刊出，所以特借國語週刊聲明一下，免生誤會。五月二十八日，於上海。